

樊南文集

樊南文集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四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秀水蔣元龍春雨參校

啟

上兵部相公啟

新書宰相表大中四年十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舊書紀在十一

月新書表五年四月綯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自後不復兼兵部此必在赴徐辟之前也

商隱啟伏奉指令書元和中小清宮寄張相公舊詩上石者舊

紀天寶二年改西京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按亳州老子廟同京師稱太清宮唐之宰相有兼太清宮使者略見百官志而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也宣武節度兼亳州太清宮使如宣宗紀大中十一年鄭涯事可類推也張宏靖於元和九年為相後至十四年代韓宏鎮汴而令狐楚是年為相則太清宮寄張相詩者似以兩地皆領太清宮也張與令狐傳皆在所略耳下文宋石檜并緊切亳州疑上石於彼處

昨一日

書訖伏以賦曠代之清詞宣當時之重德昔以道均契稷始染江

毫

見為薛從事啟

今幸慶襲韋平

見為李詒孫啟仍鑄宋石

楚有文集羊主

重校本

後漢書郡國志梁國碭山縣出文石說文碭文石也元和郡縣志宋

州本周之宋國碭山縣以山出文石故名縣汴宋節度使管汴宋毫穎四州按匡謬正俗曰秦始皇嶧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蓋嶧山近泗故用磬石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

近代文士遂惣用碑碣之事失之矣此固自用宋石或疑訛樂為宋者非也依於檜井後漢書志陳國苦縣有鵲鄉注云伏滔北征記曰有老子廟廟中有

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曰有曲仁里老子也北史王劭傳陳留老子祠有枯柏爾雅柏葉松身曰檜按太清記亳州太清宮有八檜老子手植枝幹皆左紐雲笈七籤言九井

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枯檜再生舊書紀高宗乾封元年封禪泰山社首還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元皇帝創造祠堂改谷陽縣為真源縣其後自明皇以上六聖

御容列侍陷彼椒牆徐曰謂刻詩於石陷置壁間也椒於左右牆猶椒壁餘見榮陽謝賜冬衣狀扶持固在於神明揚雄

甘泉賦神莫莫而扶傾王巾魯靈光殿賦序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悠久必同於

天地況惟非陋一作賤早預生徒仰夫子之文章曾無具體辱郎君

之謙下父選應璩與滿公琰書外嘉郎君謙下之德銑曰滿炳父寵為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按門生故吏承其先世恩誼乃有此稱詳詩集注尙遣

濡翰劉楨詩敘意於濡翰空塵寡和之音見獻鉅鹿公啟素乏入神之妙蔡邕篆勢體有六篆妙巧入神字習見

恩長感集格鈍慚深但恐涕洟易齋咨涕洟謂感楚之舊恩終斑琬琰琬琰在西序周

禮典瑞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故後之碑版皆用之如蔡邕胡公碑銘諸琬琰唐明皇孝

經序寫之琬琰而貞琰翠琰貞琰琰琰豐琰豐琰並習用
又按義山工書頗有碑碣今皆湮佚矣略見詩集箋中
下情無任戰汗之至

上尚書范陽公啟三首

舊書盧宏正范陽人天中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懿宏正三

年出鎮四年十月始奏義山入幕為判官詳年譜

某啟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右席以召下材

漢書王嘉傳史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

全下材懷危內顧秘通與選舉敘漢博士弟子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今史漢儒林傳皆作不材而通考則承通典作下材
承命恐惶不

知所措某幸承舊族蚤預儒林鄰下詞人

魏志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王粲與徐幹陳

琳阮瑀應場劉楨並見友善餘互見為柳珪謝啟詞人非七子可盡詳魏志

夙蒙推與一作獎

洛陽才子濫被交遊

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于此亦汎言如駱賓王啟有云洛陽才子潘左為先覺

而時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踰於

一紀旅宦過於十年

按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年為校書郎調宏農尉至是則或踰一紀或過十年

恩舊彫零路岐

悽愴薦彌衡之表空出人間

後漢書文苑稱衡傳孔融上疏薦之曰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嘲揚

子之書僅盈天下

漢書揚雄傳雄方草太元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去年遠從桂海謂桂

州江淹雜體詩

文軫薄桂海

來返玉京

靈寶本元經自元都玉京以下有三十六天雲笈七籤三洞經曰元都上有九曲峻嶒鳳臺瓊房玉室處於九

天之上玉京之陽以

喻帝京詩家習用

無文通半頃之田

江淹與交友論隱書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梁

書淹字

文通

之元亮數間之屋

陶潛歸田園居詩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晉書潛字元亮

陰偏蝸舍

古今注蝸牛陸蠡也

野人結圓舍如其

危託燕巢

左傳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春呢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猶燕之巢了幕上

春呢

將遊則蕙蘭絕徑

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秋庭欲掃則霜露沾衣

漢書伍被傳今臣亦

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謝莊

月賦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勉調天官獲昇甸壤

謂為京縣尉京兆奏署掾曹此京尹非盧宏正

宏正於三年五月出鎮矣下云仰望長懷

卽詩中此時聞有燕昭臺之意詳年譜

歸惟卻掃

見為白從事啟

出則卑趨仰燕路

西京雜記

以長懷

孔融論盛孝章書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則十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望梁園而結慮

梁孝王好

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園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餘詳崔福寄彭城公啟

尚書道光士範

蔡伯喈陳太邱碑文謚曰文範先生文為德表範為

士則存誨沒

德冠民宗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既愷悌之化既流

詩豈弟君子

鎮靖

之功方懋

史書此言其定亂後緩和鎮靜

竊思上國投刺

一作技誤見

東都

及門惟交抵掌之談

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

遂辱知心之契

李陵答蘇武書人之相知

貴相載惟浮汎頻

一作涉

光陰豈期咫尺之書

戰國策范座遺信後君書曰趙

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一本作座

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言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

之宅

三輔決錄張仲蔚平陵人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博物好屬詩賦

感義增氣

震宏三國名臣贊序儒夫增氣

懷仁識歸

禮記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便當焚遊趙之簪

便記虞卿傳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

毀入秦之屬

戰國策蘇秦去

秦而歸贏滕履驕

束書投筆仰副嘉招

潘岳詩弱冠忝嘉招校為判官非書記故曰束書投筆而上文曰右席也

謁謝未

閒下情無任感戀之至謹啟

二

某啟某猥以謏聞

禮記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謏思了反

仰承嘉命

後漢書周燮等傳序曰司徒侯霸辟閔仲叔云云仲

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

處囊引喻未施下客之能

見為鹽州狀獻相國京兆公啟

在握稱珍

後漢

書孟嘗傳南海多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劉琨重贈盧諶詩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瑤璧以喻諶諶為琨之故吏

遂忝上卿之列

春秋列國有上

楚南文長羊主

卷四

三

卿故以此已為判官循揣斯久兢惶不任況尚書學惣百家後漢書註諸判官於幕職中稍高

家言百家舉全數也餘術窮三略見為鹽州舉判官狀文鋒筆力文鋒猶詞鋒論衡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

有餘方字扶揚馬之懸門左傳偏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劍氣弓聲劍氣用皆屢見

紫氣事在助宣德皇后令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隋書長孫晟傳突厥大畏長孫割韓彭之石

地漢書陳湯傳鄧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老子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此當與詩集中尚書文與武及武威將軍

使中候數求言賓畫宜在民宗豈意非才旋蒙過聽末至居右既之

相如之譽謝惠連雪賦相如末至居客後來在上終興汲黯之嗟漢書汲黯傳見上言

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盧手足分榮儀禮昆弟四體也漢書武五子

已在鎖年餘今見辟為判官故措語云爾里問交慶行吟花幕見臥想金臺

者左右手也後漢書袁譚傳王修曰兄弟里問交慶行吟花幕見臥想金臺

未離紫陌之塵水經注漳水北徑紫陌餘見賀破奚已

淮之月何遜詩月映清淮流依仁佩德白首知歸潘岳金谷集作

白首同所歸
伏惟俯賜恩察謹啟

三

某啟絹若干右特蒙仁恩賜備行李謹依數捧領訖嘉命猥臨厚

賚仍及捉襟見肘免類於前哲

莊子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裂裳裹踵無

取於昔人

吳越春秋申包胥之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裂裳裹膝墨子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感佩恩

私徐刊本作私恩誤

不知所喻謹啟

獻河東公啟一首

舊書傳柳仲郢京兆華原人尚書公綽子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大中六年自河南尹為梓州刺史東川

節度使仲郢辟商隱為判官詳年譜河東柳氏郡望也仲郢後至咸通初封河東男又苑英華授仲郢東川節度使制云太宗伯大司憲兼而寵之以表殊獎則是兼禮部尚書御史大夫也

商隱啟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

一作

長則艱屯有志為

文無資

一作時誤

就學

袁宏漢紀郭泰年二十為縣小吏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為遂辭母而行至成臯屈伯彥精廬三

年之後藝兼游夏魏志注邴原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雖雜賦八首或庶而泣師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

於馬遷漢書藝文志司馬遷賦八篇而讀書五車遠慚於惠子見安平公奏契濶湖

嶺淒涼路岐湖洞庭嶺五嶺也謂從事桂管路岐似汎指徐方罕遇心知多逢皮相御覽引吳越春秋季札去

徐歸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道旁有委金一器季札顧謂薪者曰取此金薪者曰五月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札下車禮之曰子姓為何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以告

姓字乎韓詩外傳所云略同史記鄭生入揖沛公曰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昔魯人以仲尼為佞淮陰以韓信

為怯史記淮陰侯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徐廣

曰袴一作勝股也漢書作跨同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乎一作矣是以良背卻行

易良其背不獲其身求徐刊本作冰非今從英華心白處亦上文謂自求其心無外慕不尤人也羅含蘭菊

羅含傳舍致仕還家堦庭忽仲蔚蓬蒿見上范陽公啟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遊一作

蘭菊羅含生以為德行之感歸淮南王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孔稚圭北山移文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文意則謂不出仕撫高松則歎大夫之

虛位漢官儀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為五大夫不可終否易物不可終否屬於高明此

高明暗謂所天也宋孔平仲雜說謂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而引李膺稱孔融高明夫融之謁膺時年十歲高明之稱以後進待之也絕非此義何其疎誤哉

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列

一作烈

叔子則九代清德

管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

城人世吏二千石至

稚春則七葉素儒

晉書儒林汜毓傳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祜九世並以清德聞

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舊書柳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誠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牛僧儒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

蓋家法相承也

君子立言永為周禮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新書志柳仲郢柳氏自備二十

卷集二十卷

正人得位長作歲星

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晉書天文志歲星所

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又曰進退有度奸邪息又曰歲星精降於地為貴臣按立言則為周禮在位則如歲星非用東方朔為歲星事

今者初陟將

壇始敷賓席射江

洪一作

輿壤渾水名都

舊書志東川節度治梓州又梓州梓潼郡以梓潼水為名郡治郪縣

又魏分置射洪縣婁縷灘東六里有射江語訛為洪元和郡縣志射洪縣梓潼水其急如箭射治江餘詳詩集注

俗擅繁華

蜀地最為繁麗華陽國志

曰漢家食貨

地多材雋

左思蜀都賦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考四海而為雋當中葉而擅名謂相如君平王褒揚雄之流

指巴西

則民皆譙秀

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杜門絕迹不面偽庭善曰孫盛晉陽秋云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

楚南文集羊生

卷四

五

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訪臨卽則客有相如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卽令王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

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卽令繆為恭敬富人舉纖繳以下冥鴻列子蒲子之弋也

卓王孫程鄭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史記楚世家楚人有

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餘見汝南公賀德音表執定鏡而求西子韓

子搖鏡則不得為明劉晝新論鏡形如杯以照西施惟所指命便為丹青若某

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

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塵記室鹽車款段徒逢伯樂而鳴後漢書馬援傳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注曰款猶緩也言土鼓迂疎恐致文侯之臥禮記禮運曰夫

形段遲緩也餘詳為張周封啟土鼓樂記曰魏文侯曰吾承命知忝撫懷自驚終無喻蜀之能史記司馬

端冕而聽古學則惟恐臥相如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夔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都又多為發輶漕萬餘人用與法

誅其渠帥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務兼寓不史記司馬

屑為書記之意詩集曾逐春風之柳詩可証

但誓依劉之願見為監未獲謁謝下情無任感激

攀戀之至謹啟

某啟伏蒙示及賜錢三十五萬以備行李謹依榮示推領訖以

占求良材必有禮幣一束芻皆堪貺美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曰人行

德如玉然核謂主人賢則薄餽亦當就五穀皮未曰輕齋見榮陽公謝除副使狀況某跡忝諸生名

前哲左傳賴前哲以免也尚遙玉帳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已資金錢更記平準書身工

金錢刀布訪蜀郡之卜人懸之莫竭漢書王貢兩龔傳蜀有嚴君平卜筮又成

之幣興焉遇河間之姪女數且難窮見安平公謝端午賜物狀未草檄以愈風見濮陽公

下簾而授老子不執鞭而獲富敢將潤屋且以騰裝戴荷之誠寄喻無地後上篇云

蓋初辟為書記尋改判官辨詳年譜矣義山文字雖多遺逸然在徐在梓竟無一首表

狀亦可悟非書記也在梓仍多代草者蓋資其才藻以應辟應舉非書記之例詩所以

有柳下暗記之作也在徐之移檄牒刺竟全闕矣

為東川崔從事謝辟并聘錢啟二首按舊書崔戎傳不及其子新書止雍一人而舊

紀懿宗咸通十年賜和州刺史崔雍死雍之親黨原福朗庚序皆貶時福以此部員外郎貶昭州司戶通鑑書曰兄弟五人今合之宰相世系表庚

楚有文集卷之五

表作庚與序皆為戮子原表作厚與雅福裕皆為戎子朗為戮子但未知表皆可據否福於乾符二年由上客與中為汾州刺史見舊書紀程午橋箋詩以福為崔八其何據試又核東川即柳壽也詳下寄彭城公啟

福啟伏奉公牒伏蒙辟署觀察巡官某早辱梯媒獲沾科第福當因其摯維

得吳公之薦賈誼未塞前叨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文帝聞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徵為廷尉廷尉言

誼年少願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寶融之舉班彪仍當後忝後漢書班彪傳彪避地河西大將軍寶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

接以師友之道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仰觀蓮幕為見

白從俯度桂科唐人以為第為折桂習用語卵翼不自於無於字及下其字他門頂踵實非

其已物言願舍身以報但賁灰粉不惜灰粉此身遠逐旌旛雖有命以酬實無言可

謝伏惟俯賜鑒諒

二

福啟錢若干伏蒙賜備行李竊以白馬從軍後漢書李憲傳陳衆為揚州牧歐陽歙從事乘單車

舊白馬說憲餘黨而降之號白馬陳從事云英雄記公孫瓚常乘白馬又白馬數十匹
運駟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亦見後漢

書青鳥受賜其母以塗錢以其子塗貫用錢貨市旋則自還名曰青鳥磨文難

滅魏志周宣傳文帝曰吾夢校一作貫知多更記平準書京師之錢陸賈方

驗於火花西京雜記陸賈曰日購得酒食燈火華郭況莫矜於金穴後漢書郭

皇后紀后弟陽安侯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錢繚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感戴之至不任下情謹啟

為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啟二首

舊書杜棕傳大初中七年為西川

節度蓋代杜棕也棕於大中二年二月節度西川七年移淮南仲郢於六

年鎮東川故珪得被其辟舊書宣宗紀書六年四月白敏中調鎮西川棕

本傳云俄復入相皆誤備詳年譜及詩集註徐氏疑為棕再鎮西川而以

仲郢鎮興元合之尤謬又按袁說友成都文類失載此數篇豈以題無西

川字不細檢點歟他

某啟今月某日得當道萬安驛狀報伏承遣兵馬使陳朗賞幣帛

鞍馬辟召小男者未敢尋盟左傳晉人將遽茲聞喜漢書武帝紀元鼎六

年冬將幸緱氏至左

邑桐鄉聞南越遐瞻關

一作關今從英華

闔恨乏羽毛伏以自有摺紳史記薦紳先生難言

之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

誰無交結朋友不全素諾在古殊多父子同受深

知當今罕

一作未

見豈期令德圖於所難男珪曾未成人纔沾下第

舊書傳仲郢子珪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辨仲謀之菽麥雖則有餘

吳志孫權字仲謀陳琳檄吳文孫權小子

未辨菽麥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況安石之芝蘭竊將不可

晉書謝元傳叔父安日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元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

忽依大府

漢書鄧都傳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便則英傑東吳

之哈恐自此始

左思吳都賦東吳王孫蹶然而哈

西園之讌未知如何

曹植公讌詩公敬愛客終宴

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此聯用蜀都賦久以西園寓西川

此皆相公以某謬接藩維久依繩墨克

降由中

一作衷

之信

左傳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將酬事大之心不然則安得拔

一作核又

作收誤

童子於舞雩禮諸生於白社

晉書隱逸傳董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數

就社中與諸

身枝獲慶

禮記身也者親之枝也

城府知歸

校國語衆心成城又心爲丹府故城府以喻心如晉書愍帝紀論干寶有

言曰昔高祖宣皇帝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裕以容納之類感激恩光丁寧教誡永言銘鏤尙昧端倪

君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伏候一作簡書來至敝邑則專請張觀評事奉啟狀申

陳慕義無窮見為李詒孫啟措辭莫盡攀附惶戰一作不能究陳謹啟

二

某啟伏奉榮示伏蒙辟署某第二子前鄉貢進士珪援舊書仲郢傳子珪璧玼新書

傳子璞珪璧玼據此云第二子則璞果為兄也唐臨言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此謂由鄉貢而得第者充攝劍南西川安撫巡

官冊府元龜幕府部其辟署未有官者皆謂之攝并賜公牒舉者某去月得楊侍御一作書題

楊侍御楊收也時為西川幕官見舊書傳微傳風旨漢書嚴助傳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初如吉夢周禮春官占夢以日月星辰占

六夢之吉凶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終謂戲談戲談不取非不尋思莫得端緒漢書宣元

開端緒願卒成之今乃竟詢仲肩果降嘉招伸紙發緘吳季重答東阿王書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

慰諭之悸魂流汗漢書田延年傳大將軍曰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綱繆乎悸魂流汗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悸音揆餘見安平公謝上表何者

述有文集羊主